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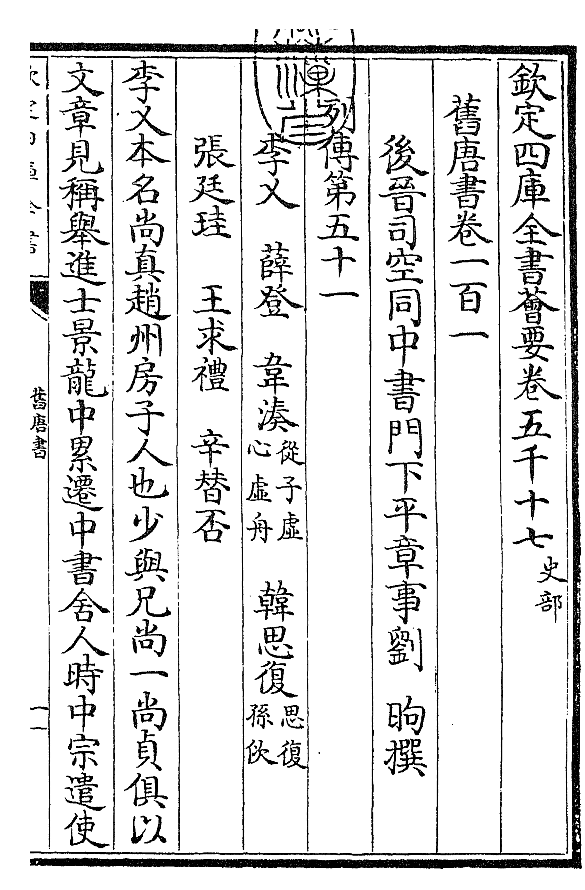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二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十七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五十一

李乂　薛登　韋湊從子虛心虛舟　韓思復思復孫佽

張廷珪　王求禮　辛替否

李乂本名尚真趙州房子人也少與兄尚一尚貞俱以文章見稱舉進士景龍中累遷中書舍人時中宗遣使

江南分道贖生以所在官物充直又上疏曰江南水鄉採捕為業魚鱉之利黎元所資土地使然有自來矣伏以聖慈含育恩周動植布天下之大德及鱗介之微品雖雲雨之私有霑於末類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人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限府庫之用支供易殫費之若少則所濟何成用之儻多則常支有闕在於拯物豈若憂人且鬻生之徒唯利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廻救贖之錢物減困貧之徭賦活國

愛人其福勝彼又知制誥凡數載景雲元年遷吏部侍郎與宋璟盧從愿同時典選銓敘平允甚為當時所稱尋轉黄門侍郎時睿宗令造金仙玉真二觀又頻上疏諫帝每優容之開元初特令又與中書侍郎蘇頲纂集起居注錄其嘉謩昌言可體國經遠者别編奏之又在門下多所駮正開元初姚崇為紫微令又為紫微侍郎外託薦賢其實引在巳下去其糺駮之權也俄拜刑部尚書又方雅有學識朝廷稱其有宰相之望會病卒凡

尚一清源尉早卒尚貞官至博州刺史兄弟同為一集號曰李氏花萼集總二十卷

薛登本名謙光常州義興人也父士通大業中為鷹揚郎將江都之亂士通與鄉人聞人嗣安等同據本郡以禦寇賊武德二年遣使歸國高祖嘉之降璽書勞勉拜東武州刺史俄而輔公祏於江都構逆遣其將西門君儀等寇常州士通率兵拒戰大破之君儀等僅以身免及公祏平累功封臨汾侯貞觀初歷遷泉州刺史卒謙

光博涉文史每與人談論前代故事必廣引證驗有如
目擊少與徐堅劉子玄齊名友善文明中解褐閬中主
簿天授中為左補闕時選舉頗濫謙光上疏曰臣聞國
以得賢為寶臣以舉士為忠是以子皮之讓國僑鮑叔
之推管仲燕昭委兵於樂毅苻堅託政於王猛子產受
國人之謗夷吾貪共賈之財昭王錫輅馬以止讒永固
戮樊世以除譖處猜嫌而益信行間毀而無疑此由默
而識之委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見愚於宣尼逄萌被

知於文叔韓信無聞於項氏毛遂不齒於平原此失士之故也是以人主受不肖之士則政乖得賢良之佐則時泰故堯資八元而庶績其理周任十亂而天下和平由是言之則士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者比來舉薦多不以才假譽馳聲互相推奬希潤身之小計忘臣子之大猷非所以報國求賢副陛下翹翹之望者也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勵已明節義以標信以敦朴為先最以

雕蟲為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衆議以定其高下郡將難誣於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即州將之榮辱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顔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干木隱而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小人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是以化俗之本須擯輕浮昔冀缺以禮讓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林奬俗則蜀士多儒燕昭好馬則駿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由是言之未

有上之所好而下不從其化者也自七國之季雖雜縱橫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為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愛放達晉宋之後秪重門資奬為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賢之義有梁薦士雅愛屬詞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為重不以修身為務逮至隋室餘風尚在開皇中李諤論之於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

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茲擢士故文筆日煩其
政日亂帝納李諤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詞其年
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實得罪於是風俗改勵
政化大行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生
之徒復相放傚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
學不以指實為本而以浮虛為貴有唐纂歷雖漸革於
故非陛下君臨思察才於共理樹本崇化惟在旌賢今
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

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纔出試遣搜㪍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啓陳詩唯希欬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覔舉覔為自求之稱未是人知之辭察其行而度其材則人品於兹見矣徇已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黄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抑已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豈與夫白駒皎皎不雜風塵束帛戔戔榮高物

表校量其廣狹也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其辭循常之人捨其疎而取其附故選司補署諠然於禮闈州貢賓王爭訟於階闥謗議紛合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競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於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修名若開趨競之門邀仕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潔已則兆庶蒙其福故風化之漸靡不由兹今訪鄉閭之談唯秖歸於里正縱使名虧禮則罪

挂刑章或冒籍以偷資或邀勲而竊級假其不義之賂則是無犯鄉閭豈得比郭有道之銓量茅容望重裴逸人之賞拔夏少名高語其優劣也秪如才應經邦之流唯令試策武能制敵之列只驗彎弧若其文擅清奇便充甲第藻思微減便即告歸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於潘岳靈運詞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筆麗於荀彧若以射策為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

此言之不可一槩而取也至如武藝則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撝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畧若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失指縱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効闘將長於摧鋒謀將審於料事是以文泉聚米知隗囂之可圖陳湯屈指識烏孫之自解八難之謀設高祖追慙於酈生九拒之計窮公輸息心於伐宋謀將不長於弓馬良相寧資於射策豈與夫元長自表妄飾詞鋒曹植題章虛飛麗藻校量其可否也伏願陛下降明制

須峻科千里一賢尚不為少僥倖冒進須立隄防斷浮虛之飾詞收實用之良策不取無稽之説必求忠告之言文則試以効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既察言觀行終亦循名責實自然僥倖濫吹之伍無所藏其妄庸故晏嬰云舉之以語考之以事寡其言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此取人得賢之道也其有武藝超絶文鋒挺秀有効伎之偏用無經國之大才為軍鋒之爪牙作詞賦之標準自可試凌雲之策練穿札之工承上命而賦甘泉

稟中軍而令赴敵旣有隨才之任必無負乘之憂臣謹案吳起臨戰左右進劔吳子曰夫提鼓揮桴臨難決疑此將事也一劔之任非將事也謹案諸葛亮臨戎不親戎服頓蜀兵於渭南宣王持劔卒不敢當此豈弓矢之用也謹案楊得意誦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所任故也謹案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楊雄之坐田儀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賢賞罰之令

行則請謁之心絶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消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謙撝之士仍請寛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令其試守以觀能否參驗行事以別是非不實免王丹之官得人加翟璜之賞自然見賢不隱食祿不專苟或進鍾繇郭嘉劉隱薦李膺朱穆勢不云遠有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賢行則君子之道長矣尋轉水部員外郎累遷給事中檢校常州刺史屬宣州狂寇朱大目作亂百姓奔

走謙光嚴備安輯闔境肅然轉刑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再遷尚書左丞景雲中擢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店肆州縣不能理謙光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究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遂與殿中慕容珣奏彈之反為太平公主所構出為岐州刺史惠範既誅遷太子賓客轉刑部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昭文館學士開元初為東都留守又轉太子賓客以與太子同名表請行字特勑賜名登

尋以孽子悅千牛為憲司所劾放歸田里朝廷以其家貧又特給致仕祿七年卒年七十三贈晉州刺史撰四時記二十卷

韋湊京兆萬年人曾祖瓚隋尚書右丞祖叔諧蒲州刺史父玄桂州都督府長史湊永淳二年解褐授婺州參軍累轉揚府法曹參軍州人前仁壽令孟神爽豪縱數犯法交通貴戚前後官吏莫敢繩按湊白長史張潛請因事除之會神爽坐事推問湊無所假借神爽妄稱有

密究問引虛遂杖殺之遠近稱伏湊景龍中歷遷將作
少匠司農少卿嘗以公事忤宗楚客出為貝州刺史睿
宗即位拜鴻臚少卿加銀青光祿大夫景龍二年轉太
府少卿又兼通事舍人時改葬節愍太子優詔加謚又
雪李多祚等罪還其官爵仍議更加贈官湊上書曰臣
聞王者發號施令必法乎天道使三綱敘十等咸若者
善善明惡惡著也善善者懸爵賞以勸之也惡惡者設
刑罰以懲之也其賞罰所不加者則考行立謚以褒貶

之所以勸誡將來也斯並至公之大猷非私情之可徇故箕微獲用管蔡為戮謚者臣議其君子議其父而曰靈曰厲者不敢以私而亂大猷也則其餘安可失衷哉臣竊見節愍太子與李多祚等擁北軍禁旅上犯宸居破扉斬關突禁而入兵指黄屋騎騰紫微孝和皇帝移御玄武門親降德音諭以逆順而太子據鞍自若督衆不停俄而其黨悔非轉逆為順或迴兵討賊或投狀自拘多祚等伏誅太子方事逃竄向使同惡相濟天道無

儆賊徒闕倒戈之人侍臣虧陛戟之衛其爲禍也胡可
忍言于時臣任將作少匠賜通事舍人内供奉其明日
孝和皇帝引見供奉官等雨淚謂曰幾不與卿等相見
其爲危懼不亦甚乎而今聖朝雪罪禮葬謚爲節愍以
臣愚識竊所感焉夫臣子之禮嚴敬斯極故過位必趨
蹙路馬芻有誅昔漢成之爲太子也行不敢絶馳道當
周室之衰微也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王孫滿
猶以其不卷甲束兵譏其無禮知其必敗由是言之則

太子稱兵宫内跨馬御前悖禮巳甚矣况將更甚乎而可褒謚此臣所未諭也以其斬武三思父子而嘉之乎然弄兵討逆以安君父則可嘉也而乃因欲自取之是競為逆可褒謚乎此又臣所未諭也將廢韋氏而嘉之乎然韋氏逆彰義絶雖誅之亦可也當此時也韋氏未有逆彰未有義絶於太子為母豈有廢母之理乎且既非中宗之命而廢之是刼父廢母亦悖逆也可褒謚乎此又臣所未諭也夫君或不君臣安可不臣父或不父

子安可不子借如君父有桀紂之行臣子無廢殺之理況先帝功格宇宙德被生靈廟號中宗謚曰孝和皇帝而逆命之子可褒謚乎此又臣所未諭也昔獻公惑驪姬之譖將殺其太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太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君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苟出而圖吾君

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自縊其行如是其謚僅可為恭今太子之行反是可謚為節懸乎此又臣所未諭也昔漢武帝末年江充與太子有隙恐帝晏駕後為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典理其事因此為姦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以誣太子時武帝避暑甘泉宮獨皇后太子在太子不能自明納其少傅石德謀遂矯節斬充因敗逃匿非稱兵詣闕無逆謀於父然身死於湖不葬無謚至昭帝時有男子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制使公卿

識視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至叱從吏收縛之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制獄天子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義者及後太子孫立為天子是曰孝宣皇帝太子方獲禮葬而謚曰戾今節愍太子之行比之豈可同年而語其於陛下又猶子也而謚為節愍乎此又臣所未諭也昔項羽之臣丁公

常將危漢高祖高祖謂之曰二賢豈相戹哉丁公乃止及高祖滅項氏遂戮丁公以徇曰使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夫戮之大義至公也不私德之所以誡其後之事君者今節愍太子之為逆復非欲保護陛下其可褒諡乎此又臣之所未諭也陛下天縱聖哲所任賢明以臣至愚寧可干議然臣又惟堯舜聖君也八凱五臣良佐也猶廣聽芻蕘之言者蓋為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也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臣輒緣斯

義敢以陳聞願得與議謚者對議於御前若臣言非也甘受謗聖政之罪赴鼎鑊之誅仍請申明義以示天下使臣輩愚惑者咸蒙冰釋則無復異議矣若所謚未當奈何施之聖朝垂之史冊使後代逆臣賊子因而引譬資以為辭是開悖亂之門豈示將來之法伏望改定其謚務合禮經其李多祚等罪請從宥免不謂為雪以順天下之心則盡善盡美矣書奏睿宗引湊謂曰誠如卿言事已如此如何改動湊曰太子實行悖逆不可襃美

請稱其行改謚以一字多祚等以兵犯君非曰無罪祇可云放不可稱雪帝然其言當時執政以制令已行難於改易唯多祚等停贈官而已明年春起金仙玉真兩觀用工巨億湊進諫曰陛下去夏以妨農停兩觀作今正農月翻欲興功雖知用公主錢不出庫物但土木作起高價雇人三輔農人趨目前之利捨農受雇棄本逐末臣聞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臣竊恐不可帝不應湊又奏曰日陽和布氣萬物生育土木之間昆虫無

數此時興造傷殺甚多臣亦恐非仁聖本旨睿宗方納其言令在外詳議中書令崔湜侍中岑羲謂湊曰公敢言此大是難事湊曰叨食厚祿死且不辭況在明時必知不死尋出為陜州刺史無幾轉汝州刺史開元二年夏勑靖陵建碑徵料夫匠湊以自古園陵無建碑之禮又時正旱儉不可興功飛表極諫工役乃止尋遷岐州刺史四年入為將作大匠時有勑復孝敬廟為義宗湊上書曰臣聞王者制禮是曰規模規模之興實由師古

師古之道必也正名名之與實故當相副其在宗廟禮之大者豈可失哉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毀故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宗文王武王漢則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其後代有稱宗者皆以方制海内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於不毀稱宗之義不亦大乎伏惟孝敬皇帝位止東宫未嘗南面聖道誠冠於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況别起寢廟不入昭穆稽諸祀典何義稱宗而廟號

義宗稱之萬代以臣庸識竊謂不可陛下率循典禮以
闡大猷有司所議以致此失或虧盡善豈不惜哉望更
詳議務合於禮於是勑太常議遂停義宗之號湊前後
上書論時政得失多見採納再遷河南尹累封彭城郡
公以公事左授杭州刺史轉汾州刺史十年拜太原尹
兼節度支度營田大使其年卒官年六十五贈幽州都
督謚曰文子見素自有傳湊從子虛心虛心父維少習
儒業博涉文史舉進士自大理丞累至户部郎中善於

剖判時員外郎宋之問工於詩時人以為户部有二妙終於左庶子虛心舉孝廉為官嚴整累至大理丞侍御史神龍年推按大獄時僕射竇懷貞侍中劉幽求意欲寬假虛心堅執法令有不可奪之志景龍中西域羌胡背叛時並擒獲有勑盡欲誅之虛心論奏但罪元首其所全者千餘人虛心有孝行及丁父憂哀毀過禮鬚鬢盡白朝廷深所嗟尚後遷御史中丞左右丞兵部侍郎荆揚潞長史兼採訪使所在官吏振肅威令甚舉中外

以為標準歷户部尚書東京留守卒年六十七季弟虚
舟亦以舉孝廉自御史累至户部司勳左司郎中歷荆
州長史洪魏州刺史兼採訪使多著能政入為刑部侍
郎終大理卿家有禮則父子兄弟更踐郎署時稱郎官
家
韓思復京兆長安人也祖倫貞觀中為左衞率賜爵長
山縣男思復少襲祖爵初為汴州司户參軍為政寛恕
不行杖罰在任丁憂家貧鬻薪終喪制時姚崇為夏官

侍郎知政事深嘉歎之擢授司禮博士景龍中累遷給事中時左散騎常侍嚴善思坐譙王重福事下制獄有司言善思昔嘗任汝州刺史素與重福交遊名至京師竟不言其謀逆唯奏云東都有兵氣據狀正當匿反請從絞刑思復駁奏曰議獄緩死列聖明規刑疑從輕有國常典嚴善思往在先朝屬韋氏擅內侍寵宮掖謀危宗社善思此時遂能先覺因詣相府有所發明進論聖躬必登宸極雖交遊重福蓋謀陷韋氏及其謁見猶不

奏聞將此行藏即從極法且勅追善思書至便發向懷逆節寧即奔命一面疎網誠合順生三驅取禽來而可宥惟刑是恤事合昭詳請付刑部集羣官議定奏裁以符慎獄是時議者多云善思合從原宥有司仍執前議請誅之思復又駮曰臣聞刑人於市爵人於朝必僉謀攸同始行之無惑謹按諸司所議嚴善思十纔一入抵罪惟輕夫帝閽九重塗遠千里故借天下之耳以聽聽無不聰借天下之目以視視無不接今羣言上聞採擇

宜審若棄多就少臣實懼焉輿誦一乖下情不達雖欲從衆其可及乎凡百京司逢時之泰列官分職有賢有親親則列藩諸王陛下愛子賢則胙茅開國陛下名臣見無禮於君寧肯雷同不異今措詞多出法令從輕上納其奏竟免善思死配流静州思復尋轉中書舍人數上疏陳得失多見納用開元初為諫議大夫時山東蝗蟲大起姚崇為中書令奏遣使分往河南河北諸道殺蝗蟲而埋之思復以為蝗蟲是天災當修德以禳之恐

非人力所能翦滅上疏曰臣聞河南河北蝗蟲頃日更益繁熾經歷之處苗稼都損今漸翾飛河西遊食至洛使命來往不敢昌言山東數州甚為惶懼且天災流行埋瘞難盡望陛下悔過責躬發使宣慰損不急之務召至公之人上下同心君臣一德持此誠實以荅休咎前後驅蝗使等伏望總停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心無親惟惠是懷不可不收攬人心也上深善之出思復疏以付崇崇乃請遣思復往山東檢蝗蟲所損之處及

還具以實奏崇又請令監察御史劉沿重加詳覆沿希
崇旨意遂箠撻百姓迴改舊狀以奏之由是河南數州
竟不得免思復遂為崇所擠出為德州刺史轉絳州刺
史入為黃門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代裴漼為御史大
夫思復性恬澹好玄言安仁體道非紀綱之任無幾轉
太子賓客十三年卒年七十餘子朝宗天寶初為京兆
尹曾孫攸字相之少有文學性尚簡澹舉進士累辟藩
方自襄州從事徵拜殿中侍御史遷刑部員外求為澧

州刺史歲滿受代宰相牛僧孺鎮鄂渚辟為從事徵拜
刑部郎中轉京兆少尹遷給事中出為桂州觀察使桂
管二十餘郡州掾而下至邑長三百員由吏部而補者
什一他皆廉吏量其才而補之欲既至桂吏以常所為
官者數百人引謁一吏執籍而前曰具員請補其闕欲
戒曰在任有政者不奪所理有過者必繩以法鈌者當
俟稽諸故籍取其可者然後補之會春衣使內官至求
賄於郵吏三豪家因厚其資以求邑宰欲悉諾之使去

坐以撓法各笞其背自是豪猾斂跡皆得清廉吏以蘇活其人未幾詔置五管都監計所費盡一境地征不足飽其意佽特用儉約處之遂為定制君子以為難開成二年卒於官贈工部侍郎

張廷珪河南濟源人其先自常州徙焉廷珪少以文學知名性慷慨有志尚弱冠應制舉長安中累遷監察御史則天税天下僧尼出錢欲於白司馬坂營建大像廷珪上疏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不可以諸

相見也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真如之果不外求也陛下信心歸依發弘誓願壯其塔廟廣其尊容已徧於天下久矣蓋有住於相而行布施非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何以言之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及恒河沙等身命布施其福甚多若人於此經中受持及四句偈等為人演說其福勝彼如佛所言則陛下傾四海之財殫萬人之力窮山之木以為塔極冶之金以為像雖勞則甚矣

費則多矣而所獲福不愈於一禪房之匹夫菩薩作福德不應貪著蓋有為之法不足高也況此營建事殷土木或開發盤礴峻築基階或塞穴洞通轉採斫輾壓蟲蟻動盈巨億豈佛標坐夏之義愍蠢動而不忍害其生哉又役鬼不可唯人是營通計工匠率多貧窶朝驅暮役勞筋苦骨簞食瓢飲晨炊星飯饑渴所致疾疹交集豈佛標徒行之義愍畜獸而不忍殘其力哉又營築之資僧尼是稅雖乞丐所致而貧闕猶多州縣徵輸星火

逼迫或謀計靡所或鬻賣以充怨聲載路和氣未洽豈佛標隨喜之義愍愚蒙而不忍奪其産哉且邊朔未寧軍裝日給天下虛竭海内勞弊伏惟陛下慎之重之思菩薩之行為利益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則其福德若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虚空不可思量夫何必勤於住相凋蒼生之業崇不急之務乎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畜府庫養人力臣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為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以理為上不

以人廢言幸甚幸甚則天從其言即停所作仍於長生殿名見深賞慰之景龍末爲中書舍人再轉洪州都督仍爲江南西道按察使開元初入爲禮部侍郎時久旱闕由饑儉下制求直諫昌言弘益政理者廷珪上疏曰臣聞古有多難興王殷憂啓聖者皆以事危則志銳情迫則思深故能自下登高轉禍爲福者也伏見景龍之末中宗遇禍先天之際兇黨構謀社稷有危於綴旒國朝將均於絶綖陛下神武超代精誠動天再掃氛沴六

合清朗而後上順皇旨俯念黔黎高運璿衡光膺寶籙日月所燭之地書軌未通之鄉無不霑濡渥恩被服淳化十堯九舜未足稱也明明上帝照臨下土宜錫介祉以荅鴻休然屬頃歲已來陰陽愆候九穀失稔萬姓阻饑關輔之間更為尤劇至有樵蘇莫爨糧粒靡資不復聊生方憂轉死偶會昌運遘茲難否者臣竊思之皇天之意將恐陛下春秋鼎盛神聖在躬不崇朝而建大功自藩邸而陟元后或簡下濟之道獨滿雄圖之志輕虞

舜而不法思漢武以自高是故昭見咎徵載加善誘將欲大君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永保太和以固邦本也斯皇天於陛下睠顧深矣陛下焉可不奉若休旨而寅畏哉臣愚誠願陛下約心削志澄思勵精考羲農之書敦素朴之道登庸端士放黜佞人屏退後宮減徹外厩埸無蹴踘之翫野絶從禽之賞休石田之遠境罷金甲之懸軍矜恤惸嫠蠲薄徭賦去竒伎淫巧捐和璧隋珠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自然波清四海塵銷九域農夫樂其

業餘糧棲於畝則和氣上通於天雖五星連珠兩曜合璧未足多也珍祥下降於地雖鳳皇巢閣麒麟在郊未足奇也或謂天之炯戒不足畏者則將上帝憑怒風雨迷錯荒饉日甚無以濟下矣或謂人之窮之不足恤者則將齊吒沮志億兆携離愁苦勢極無以奉上矣斯蓋安危所繫禍福之源柰何朝廷曾不是察況今陛下受命伊始敷政惟新卿士百寮華夷萬族莫不清耳以聽刮目而視延頸企踵冀有所聞見顒顒如也何可怠棄

典則坐辜其望哉再遷黃門侍郎時監察御史蔣挺以監決杖刑稍輕勑朝堂杖之廷珪奏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即殺當流即流不可決杖士可殺不可辱也時制命已行然議者以廷珪之言為是俄坐泄禁中語出為沔州刺史又歴蘇宋魏三州刺史入為少府監加金紫光祿大夫封范陽男四遷太子詹事以老疾致仕二十二年卒年七十餘贈工部尚書謚曰貞穆廷珪素與陳州刺史李邕親善屢上表薦之邕所撰

碑碣之文必請廷珪八分書之廷珪既善楷隸甚為時人所重

王求禮許州長社人則天朝為左拾遺遷監察御史性忠謇敢言每上封彈事無所畏避時契丹李盡忠反叛其將孫萬榮寇陷河北數州河内王武懿宗擁兵討之畏懦不敢進既而賊大掠而去懿宗條奏滄瀛百姓為賊詿誤者數百家請誅之求禮執而劾之曰此詿誤之人比無良吏教習城池又不完固為賊驅逼苟徇圖全

豈素有背叛之心哉懿宗擁强兵數十萬閒賊將至走保城邑罪當誅戮今乃移禍於詿誤之人豈是爲臣之道請斬懿宗以謝河北百姓懿宗大懼則天竟降制赦之契丹陷幽州饋餉不給左相豆盧欽望請輟京官兩月俸料以助軍求禮謂欽望曰公禄厚俸優輟之可也國家富有四海足以儲軍國之用何藉貧官薄俸公此舉豈宰相法邪欽望作色拒之乃奏曰秦漢皆有税算以贍軍求禮不識大體妄有訟辭求禮對曰秦皇漢武

稅天下虛中以事邊柰何使聖朝則效不知欽望此言是大體耶事遂不行時三月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為瑞草表將賀求禮止之曰宰相調燮陰陽而致雪降暮春災也安得為瑞如三月雪為瑞雪則臘月雷亦瑞雷也舉朝嗤笑以為口實求禮竟以剛正名位不達而卒

辛替否京兆人也景龍年為左拾遺時中宗置公主府官屬安樂公主府所補尤多猥濫又駙馬武崇訓死後

棄舊宅別造一宅侈麗過甚時又盛興佛寺百姓勞弊帑藏為之空竭替否上疏諫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九卿已下皆有其位而闕其選賞一人謀乎三事職一人訪乎羣司負寵者畏權勢之在躬知榮者避權門而不入故稱賞不僭官不濫士皆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下忠於上上禮於下委裘而無倉卒之危垂拱而無顛沛之患夫事有惕耳目動心慮作不師古以行於今者蓋有之矣伏惟陛下百倍行賞十

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無充於錫何媿於無用之
臣何慙於無力之士至於公府補授罕存推擇遂使富
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咸涉膏腴之地臣聞
古人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伏惟公主陛下之愛女選
賢良以嫁之設官職以輔之傾府庫以賜之壯第觀以
居之廣池籞以嬉之可謂之至重也可謂之至憐也然
而用不合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轉福
為禍何者竭人之力人怨也費人之財人怨也奪人之

家人怨也愛數子而取三怨於天下使邊疆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乎向者魯王賞同諸壻禮等朝臣則亦有今日之福無曩時之禍人徒見其禍不知禍之所來所以禍者寵愛過於臣子也去年七月五日已見其徵矣而今事無改更尚因循棄一宅而造一宅忘前禍而忽後禍臣竊謂陛下憎之矣非愛之也臣聞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伏惟外謀宰臣為久安之

計以存之不使姦臣賊子以伺之臣聞微不可不防遠不可不慮當今疆埸危駭倉廩空虛揭竿守禦之士賞不及肝腦塗地之卒輸不充而方大起寺舍廣造第宅伐木空山不足充梁棟運土塞路不足充墻壁誇古耀今踰章越制百僚鉗口四海傷心夫釋教者以清淨為基慈悲為主故當體道以濟物不欲利己以損人故常去己以全真不為榮身以害教三時之月掘山穿池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

悲損人則不濟物榮身則不清淨豈大聖大神之心乎臣以為非真教非佛意違時行違人欲自像王西下佛教東傳青螺不入於周前白馬方行於漢後風流雨散千帝百王飾彌盛而國彌空役彌重而禍彌大覆車繼軌曾不改途晉臣以佞佛取譏梁王以捨身構隟若以造寺必為其理體養人不足以經邦則殷周已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為不長漢魏以降為不短臣聞夏為天子二十餘代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

餘代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代而秦受之自漢已後歷代可知也何者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因其窮金玉修塔廟方得久長之助乎臣聞於經曰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即無所見又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臣以減雕琢之費以賑貧下是有如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來之仁罷營構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之功迴不急之祿以購廉清是有唐虞之理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

而疏見在失真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所為而輕天子之功業臣竊痛之矣當今出財依勢者盡度為沙門避役姦訛者盡度為沙門其所未度唯貧窮與善人將何以作範乎將何以役力乎臣以為出家者捨塵俗離朋黨無私愛今殖貨營生非捨塵俗拔親樹知非離朋黨畜妻養孥非無私愛是致人以毀道非廣道以求人伏見今之宮觀臺榭京師之與洛陽不增修飾猶恐奢麗陛下尚欲填池塹捐苑囿以賑貧人無産業者今天下

之寺蓋無其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之甚矣用度過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猶尚不給況資於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臣聞國無九年之儲國非其國伏計倉廪度府庫百寮供給百事用度臣恐卒歲不充況九年之積乎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荐臻沙門不可擐干戈寺塔不足穰饑饉臣竊痛之矣疏奏不納歳餘安樂公主被誅睿

宗即位又為金仙玉真公主廣營二觀先是中宗時斜
封受官人一切停任凡數百千人又有勑放令却上替
否時為左補闕又上疏陳時政曰臣嘗以為古之用度
不時爵賞不當破家亡國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
眼見臣請以有唐已來理國之得失陛下之所眼見者
以言之惟陛下審之聽之擇善而從之則萬歲之業自
可致矣何憂乎黎庶之不康福祚之不永伏以太宗文
武聖皇帝陛下之祖撥亂反正開階立極得至理之體

設簡要之方省其官清其吏舉天下職司無一虛受用天下財帛無一枉費賞必俟功官必得俊所為無不成所征無不伏不多造寺觀而福德自至不多度僧尼而殃咎自滅道合乎天地德通乎神明故天地憐之神明祐之使陰陽不愆風雨合度四人樂其業五穀遂其成腐粟爛帛填街委巷千里萬里貢賦於郊九夷百蠻歸欵於闕自有帝皇以來未有若斯之神聖者也故得享國久長多歷年所陛下何不取而則之中宗孝和皇帝

陛下之凡居先人之業忽先人之化不取賢良之言而恣子女之意官爵非擇虚食祿者數千人封建無功妄食土者百餘户造寺不止枉費財者數百億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數十萬是使國家所出加數倍所入減數倍倉不停卒歲之儲庫不貯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多忠良所愛者賞賞多讒慝朋佞喋喋交相傾動容身不為於朝廷保位皆由於黨附奪百姓之食以養殘兇剝萬人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親忿衆離水旱不調

疾疫屢起遠近殊論公私罄然五六年間再三禍變享國不永受終於兇婦人寺舍不能保其身僧尼不能護妻子取譏萬代見笑四夷此陛下之所眼見也何不除而改之依太宗之理國則百官以理百姓無憂故太山之安立可致矣依中宗之理國則萬人以怨百事不寧故累卵之危立可致矣頃自夏已來霪雨不解穀荒於壟麥爛於場入秋已來亢旱成災苗而不實霜損蟲暴草葉枯黃下人咨嗟未知賙賑而營寺造觀日繼於時

檢校試官充臺謚署伏惟陛下愛兩女為造兩觀燒瓦運木載土填坑道路流言皆云計用錢百餘萬貫惟陛下聖人也無所不知陛下明君也無所不見既知且見知倉有幾年之儲庫有幾年之帛知百姓之間可存活乎三邊之上可轉輸乎當今發一卒以禦邊陲遣一兵以衛社稷多無衣食皆帶饑寒賞賜之間迥無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由斯而乃以百萬貫錢造無用之觀以受六合之怨乎以違萬人之心乎伏惟陛下續阿韋之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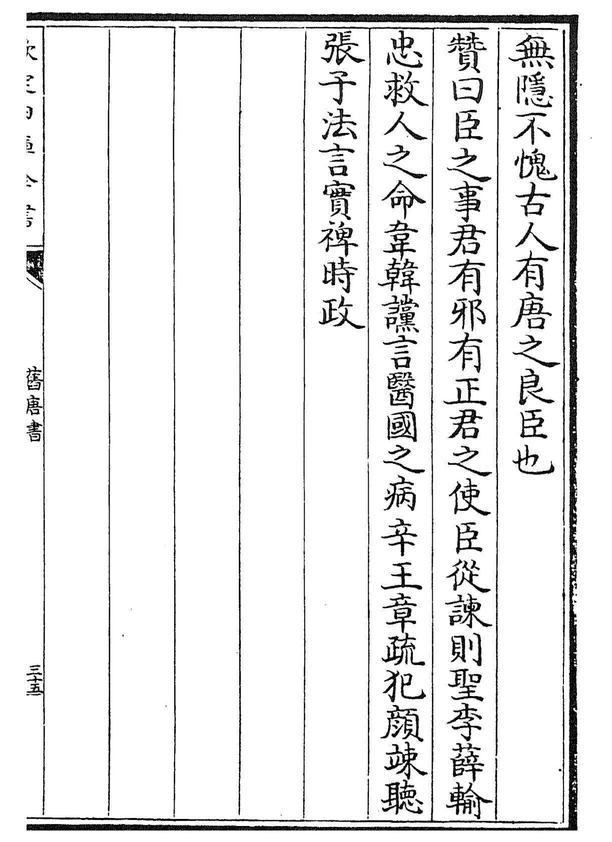
跡而不改阿韋之亂政忍棄太宗之理本不忍棄中宗之亂階忍棄太宗久長之謀不忍棄中宗短促之計陛下又何以繼祖宗親萬國昔陛下為皇太子在阿韋之時危亡是懼常切齒於羣兇今貴為天子富有海内而不改羣兇之事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陛下又何以非羣兇而誅之臣往見明勑自今已後一依貞觀故事且貞觀之時豈有今日之造寺營觀加僧尼道士益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而亂政者也臣以為棄其言而

不行其信慕其善而不遷其惡陛下又何以刑於四海往者和帝之憐悖逆也為姦人之所誤宗晉卿勸為第宅趙履溫勸為園亭損數百家之居侵數百家之地工徒斲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卒使亭不得遊宅不得坐信邪佞之說成骨肉之刑此陛下之所眼見也今茲造觀臣必知非陛下公主之本意得無趙履溫之徒將勸為之冀誤其骨肉不可不明察也臣聞出家修道者不預人事專清其身心以虛泊為高以無為為妙依兩卷

老子視一軀天尊無欲無營不損不害何必璇臺玉樹寶像珍龕使人困窮然後為道哉且舊觀足可歸依無造無營以取窮竭若此行之三年國不富人不安朝廷不清陛下不樂則臣請殺身於朝以令天下言事者伏惟陛下行非常之恵權停兩觀以俟豐年以兩觀之財為公主施貧窮填府庫則公主福徳無窮矣不然臣恐下人怨望不減於前朝之時前朝之時賢愚知敗人雖有口而不敢言言未發聲禍將及矣韋月將受誅於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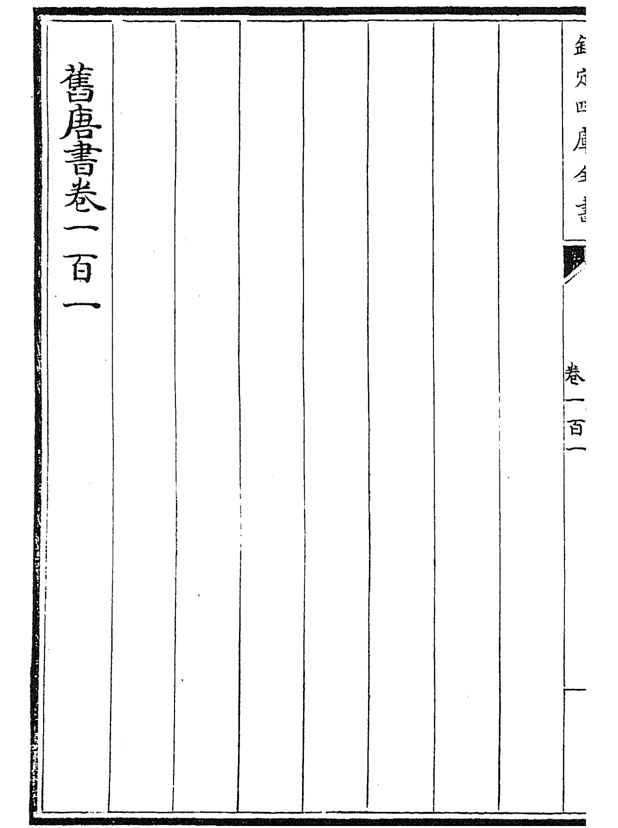
徽燕欽融見殺於紫庭此人皆不惜其身而納忠於主身既死矣朝亦危矣故先朝誅之陛下賞之是陛下知直言之士有禆於國臣今直言亦先代之直惟陛下察之疏奏睿宗嘉其公直稍遷為右臺殿中侍御史開元中累轉穎王府長史天寶初卒年八十餘

史臣曰夫好聞其善惡聞其過君人者之常情也寧諂媚以取容不逆耳以掐禍臣人者之常情也能反此者不亦善乎李薛等六君吐忠讜之言補朝廷之失有犯



無隱不愧古人有唐之良臣也

贊曰臣之事君有邪有正君之使臣從諫則聖李薛輸忠救人之命韋韓讜言醫國之病辛王章疏犯顔竦聽張子法言實裨時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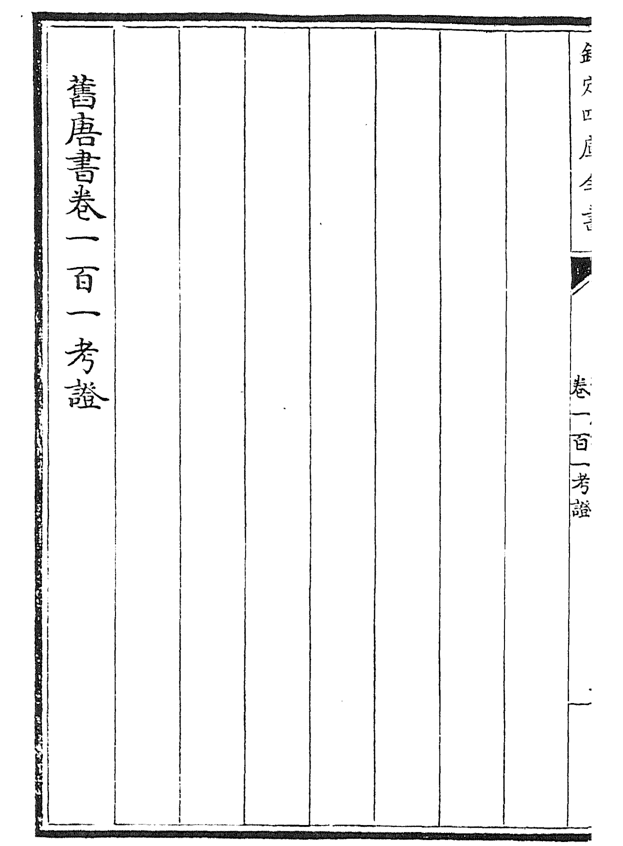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一百一

舊唐書卷一百一考證

薛登傳屬宣州狂寇朱大目作亂○新書鍾大眼

韋湊傳使三綱敘十等咸若者善善明惡惡著也○十等二字下有闕文

王求禮傳欽望作色拒之乃奏曰秦漢皆有稅算以贍軍求禮不識大體妄有訟辭○新書作姚璹語



舊唐書卷一百一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二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五十二

馬懷素　褚无量　劉子玄（凡知柔子貺餗彙秩迅迥）　徐堅

元行冲　吴兢　韋述（弟逌迪　蕭直蕭頴士　毋煚殷踐猷附）

馬懷素潤州丹徒人也寓居江都少師事李善家貧無燈燭晝採薪蘇夜燃讀書遂博覽經史善屬文舉進士

又應制舉登文學優贍科拜鄠尉四遷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御史大夫魏元忠為張易之所構配徙嶺表太子僕崔貞慎東宮率獨孤禕之餞于郊外易之怒使人誣告貞慎等與元忠同謀則天令懷素按鞫遣中使促迫諷令構成其事懷素執正不受命則天怒召懷素親加詰問懷素奏曰元忠犯罪配流貞慎等以親故相送誠為可責若以為謀反臣豈誣罔神明昔彭越以反伏誅欒布奏事於其尸下漢朝不坐况元忠罪非彭越陛

下豈加追送之罪陛下當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付臣推鞫臣敢不守陛下之法則天意解貞慎等由是獲免時夏官侍郎李迥秀恃張易之之勢受納貨賄懷素奏劾之迥秀遂罷知政事懷素累轉禮部員外郎與源乾曜盧懷慎李傑等充十道黜陟使懷素處事平恕當時稱之使還遷考功員外郎時貴戚縱恣請託公行懷素無所阿順典舉平允擢拜中書舍人開元初為户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累封常山縣公三

遷秘書監兼昭文館學士懷素雖居吏職而篤學手不
釋卷謙恭謹慎深為玄宗所禮令與左散騎常侍褚无
量同為侍讀每次閤門則令乘肩輿以進上居别館以
路遠則命宫中乘馬或親自送迎以申師資之禮是時
秘書省典籍散落條疏無敘懷素上疏曰南齊已前墳
籍舊編王儉七志已後著述其數盈多隋志所書亦未
詳悉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編或近人相傳浮詞鄙
而猶記若無編録難辨淄澠望括檢近書篇目并前志

所遺者續王儉七志藏之秘府上於是召學涉之士國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錄并刊正經史粗創首尾會懷素病卒年六十上特為之舉哀廢朝一日贈潤州刺史謚曰文

褚无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也幼孤貧勵志好學家近臨平湖時湖中有龍鬬傾里閈就觀之无量時年十二讀書晏然不動及長尤精三禮及史記舉明經累除國子博士景龍三年遷國子司業兼修文館學士是歲中

宗將親祀南郊詔禮官學士修定儀注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皆希旨請以皇后為亞獻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固爭以為不可无量獨與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固爭以為不可无量建議曰夫郊祀者明皇之盛事國家之大禮行其禮者不可以臆斷不可以情求皆上順天心下符人事欽若稽古率由舊章然後可以交神明可以膺福祜然禮文雖衆莫如周禮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聖極由衷之典法天地而行教化辨方位而敘人倫其義可以幽贊神明其文

可以經緯邦國備物致用其可忽乎至如冬至圓丘祭
中最大皇后內主禮位甚尊若合郊天助祭則當具著
禮典今徧檢周官無此儀制蓋由祭天南郊不以地配
唯將始祖為主不以祖妣配天故唯皇帝親行其禮皇
后不合預也謹按大宗伯職云若王不祭祀則攝位注
云王有故代行其祭事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
攝而薦豆籩徹若皇后合助祭承此下文即當云若不
祭祀則攝而薦豆籩今於文上更起凡則是別生餘事

夫事與上異則別起凡凡者生上起下之名不專繫於本職周禮一部之内此例極多備在文中不可具錄又王后助祭親薦豆籩而不徹按九嬪職云凡祭贊后薦徹豆籩注云后進之而不徹則知言徹者為宗伯生文若宗伯攝祭則宗伯親徹不別使人又按外宗掌宗廟之祀王后不與則贊宗伯此之一文與上相證何以明之按外宗唯掌宗廟祭祀不掌郊天足明此文是宗廟祭也按王后行事總在内宰職中檢其職文唯云大祭

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鄭注云謂祭宗廟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云祼獻祭天無祼以此得知又祭天之器則用陶匏亦無瑤爵注以此得知是宗廟也又內司服掌王后六服無祭天之服而巾車職掌王后之五輅亦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以此諸文參之故知后不合助祭天也唯漢書郊祀志則有天地合祭皇后預享之事此則西漢末代强臣擅朝悖亂彜倫黷神諂祭不經之典事涉誣神故易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代

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承天之大律斯史
策之良誡豈可不知今南郊禮儀事不稽古忝守經術
不敢默然請旁詢碩儒俯摭舊典採曲臺之故事行圓
丘之正儀使聖朝叶昭曠之塗天下知文物之盛豈不
幸甚時左僕射韋巨源等阿旨叶同欽明之議竟不從
无量所奏尋以母老請停官歸侍景雲初玄宗在春宮
召拜國子司業兼皇太子侍讀嘗撰翼善記以進之皇
太子降書嘉勞賚絹四十匹太極元年皇太子國學親

釋奠令无量講孝經禮記各隨端立義博而且辯觀者歎服焉既畢進授銀青光祿大夫兼賜以章服并綵絹百段𤣥宗即位遷郯王傅兼國子祭酒尋以師傅恩遷左散騎常侍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實封二百戶未幾丁憂解職廬於墓側其所植松柏時有鹿犯之无量泣而言曰山中衆草不少何忍犯吾先塋樹哉因通夕守護俄有羣鹿馴狎不復侵害无量因此終身不食鹿肉服闋召拜左散騎常侍復為侍讀以其年老每隨仗

出入特許緩行又為造腰輿令內給使輿於內殿无量頻上書陳時政得失多見納用又嘗手勑褒美賜物二百段无量以內庫舊書自高宗代即藏在宮中漸致遺逸奏請繕寫刊校以弘經籍之道玄宗令於東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大加搜寫廣采天下異本數年間四部充備仍引公卿已下入殿前令縱觀焉開元六年駕還又勑无量於麗正殿以續前功皇太子及郯王嗣直等五人年近十歲尚未就學无量繕寫論語孝經各五本

以獻上覽之曰吾知无量意无量遽令選經明篤行之士國子博士郄恒通郭謙光左拾遺潘元祚等為太子及郯王巳下侍讀七年詔太子就國子監行齒胄之禮无量登座説經百寮集觀禮畢賞賜甚厚明年无量病卒年七十五臨終遺言以麗正寫書未畢為恨上為舉哀廢朝兩日贈禮部尚書謚曰文初无量與馬懐素俱為侍讀顧待甚厚及无量等卒後秘書少監康子原國子博士侯行果等又入侍講雖屢加賞賜而禮遇不逮

褚焉

劉子玄本名知幾楚州刺史胤之族孫也少與兄知柔俱以詞學知名弱冠舉進士授獲嘉主簿證聖年有制文武九品已上各言時政得失知幾上表陳四事詞甚切直是時官爵僭濫而法網嚴密士類競為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且以見意鳳閣侍郎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所不及也知幾長安中累遷左史兼修國史擢拜鳳閣舍人修史如故景龍

初再轉太子中允依舊修國史時侍中韋巨源紀處訥

中書令楊再思兵部尚書宗楚客中書侍郎蕭至忠並

監修國史知幾以監修者多甚爲國史之弊蕭至忠又

甞責知幾著述無課知幾於是求罷史任奏記於至忠

曰僕自策名士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竟不

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者五

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

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衆

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紀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家自稱為政駁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為博原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

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
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
窺況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
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弑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
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由杜彼
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
喙無聞齰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
野具知筆未棲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

王韶直書見雖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事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

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失刊削之例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惰須等某袠某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歸之此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尊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

物議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績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竊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則止僕所以比者布懐知已歴詆羣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謂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

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惟明公足下哀而
許之至忠惜其才不許解史任宗楚客嫉其正直謂諸
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何地時知幾又著史通
子二十卷備論史策之體太子右庶子徐堅深重其書
嘗云居史職者宜置此書於座右知幾自負史才常慨
時無知巳乃委國史於著作郎吳兢别撰劉氏家史十
五卷譜考三卷推漢氏爲陸終苗裔非堯之後彭城叢
亭里諸劉出自宣帝子楚孝王囂曾孫司徒居巢侯劉

愷之後不承楚元王交皆按據明白正前代所誤雖為流俗所譏學者服其該博初知幾每云若得受封必以居巢為名以紹司徒舊邑後以修則天實錄功果封居巢縣子又鄉人以知幾兄弟六人進士及第文學知名改其鄉里為高陽鄉居巢里景雲中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仍依舊修國史加銀青光祿大夫時玄宗在東宮知幾以名音類上名乃改子玄二年皇太子將親釋奠於國學有司草儀注令從臣皆乘馬著衣冠

子玄進議曰古者自大夫已上皆乘車而以馬為騑服魏晉以降迄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盼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為御史所彈又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擐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自皇家撫運沿革隨時至如陵廟巡

謁王公冊命則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鑾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只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褒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韈而升鐙跣以乘鞍非唯不師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可且長裾廣袖襜如翼如鳴珮行

組鏘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内出入於旌棨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絓驂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云祕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危冠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無其文臣按此圖是後人所為非當時所撰且觀代間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疏而兵士有著芒屩者閻立本畫明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屩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

非漢官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為故實者乎由斯而言則梁氏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佩用捨無常況我國家道軼百王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省廢臣懷此異議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摧揚令屬殿下親從齒胄將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憚此行所以輒進狂言用申鄙見皇太子手令付外宣行仍編入令以為常式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修史如

故九年長子貺為太樂令犯事配流子玄詣執政訴理
上聞而怒之由是貶授安州都督府別駕子玄掌知國
史首尾二十餘年多所撰述甚為當時所稱禮部尚書
鄭惟忠嘗問子玄曰自古已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
對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
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黄金滿
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
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柟斧斤終不果

成其宫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因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知所向無敵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𡚁古已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時人以為知言子𤣥至安州無幾而卒年六十一自幼及長述作不倦朝有論著必居其職預修三教珠英文館詞林姓族系録論孝經非鄭𤣥注老子河上公注修唐書實録皆行於代有集三十卷後數年𤣥宗勑河南府就家寫史通以進讀而善之追贈汲郡太守

尋又贈工部尚書謚曰文兄知柔少以文學政事歷荆
揚曹益宋海唐等州長史刺史户部侍郎國子司業鴻
臚卿尚書右丞工部尚書東都留守卒贈太子少保謚
曰文代傳儒學之業時人以述作名其家子玄子貺餗
彙秩迅迥皆知名於時貺博通經史明天文律歷音樂
醫算之術終於起居郎修國史撰六經外傳三十七卷
續説苑十卷太樂令壁記三卷真人肘後方三卷天宫
舊事一卷餗右補闕集賢殿學士修國史著史例三卷

傳記三卷樂府古題解一卷彚給事中尚書右丞左散騎常侍荆南長沙節度有集三卷秩給事中尚書右丞國子祭酒撰政典三十五卷止戈記七卷至德新議十二卷指要三卷論喪紀制度加籩豆許私鑄錢改制國學事各在本志迅右補闕撰六說五卷迴諫議大夫給事中有集五卷貺子浹滋彚子贊滋貞元中位至宰輔贊觀察使自有傳

徐堅西臺舍人齊聃子也少好學徧覽經史性寛厚長

者進士舉累授太學聖歷中車駕在三陽宮御史大夫楊再思太子左庶子王方慶為東都留守引堅為判官表奏專以委之方慶善三禮之學每有疑滯常就堅質問堅必能徵舊說訓釋詳明方慶深善之又賞其文章典實常稱曰掌綸誥之選也再思亦曰此鳳閣舍人樣如此才識走避不得堅又與給事中徐彥伯定王府倉曹劉知幾右補闕張說同修三教珠英時麟臺監張昌宗及成均祭酒李嶠總領其事廣引文詞之士日夕談

論賦詩聚會歷年未能下筆堅獨與説構意撰錄以文
思博要為本更加姓氏親族二部漸有條彙諸人依堅
等規制俄而書成遷司封員外郎則天又令堅删改唐
史會則天遜位而止神龍初再遷給事中時雍州人韋
月將上書告武三思不臣之跡反為三思所陷中宗即
令殺之時方盛夏堅上表曰月將誣構良善故違制命
準其情狀誠合嚴誅但今朱夏在辰天道生長即從明
戮有乖時令謹按月令夏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

勲陛下誕膺靈命中興聖圖將弘羲軒之風以光史策之美豈可非時行戮致傷和氣哉君舉必書將何以訓伏願詳依國典許至秋分則知恤刑之規冠於千載哀矜之恵洽乎四海中宗納堅所奏遂令決杖配流嶺表睿宗即位堅自刑部侍郎加銀青光禄大夫拜左散騎常侍俄轉黄門侍郎時監察御史李知古請兵以擊姚州西洱河蠻既降附又請築城重征税之堅以蠻夷生梗可以羈縻屬之未得同華夏之制勞師涉遠所損不

補所獲獨建議以為不便睿宗不從令知古發劒南兵往築城將以列置州縣知古因是欲誅其豪傑没子女以為奴婢蠻衆恐懼乃殺知古相率反叛役徒奔潰姚嶲路由是歷年不通堅妻即侍中岑義之妹堅以與義近親固辭機密乃轉太子詹事謂人曰非敢求高蓋避難也及義誅堅竟免坐累出為絳州刺史五轉復入為祕書監開元十三年再遷左散騎常侍其年𤣥宗改麗正書院為集賢院以堅為學士副張說知院事累封東

海郡公以修東封儀注及從升太山之功特加光祿大
夫堅多識典故前後修撰格式氏族及國史等凡七入
書府時論美之十七年卒年七十餘上深悼惜之遣中
使就家弔內出絹布以賻之贈太子少保謚曰文堅長
姑為太宗充容次姑為高宗婕妤並有文藻堅父子以
詞學著聞議者方之漢世班氏
元行沖河南人後魏常山王素連之後也少孤為外祖
司農卿韋機所養博學多通尤善音律及詁訓之書舉

進士累轉通事舍人納言狄仁傑甚重之行沖性不阿順多進規誡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亦猶蓄聚以自資也譬貴家儲積則脯腊膎胰以供滋膳參术芝桂以防痾疾伏想門下賓客堪充旨味者多願以小人備一藥物仁傑笑而謂人曰此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九遷至陝州刺史兼隴右關内兩道按察使未行拜太常少卿行沖以本族出於後魏而未有編年之史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詳文簡為學者所稱初魏明帝時河西柳

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魏收舊史以為晉元帝是牛
氏之子冒姓司馬以應石文行沖推尋事跡以後魏昭
成帝名犍繼晉受命考校謠讖著論以明之開元初自
太子詹事出為岐州刺史又充關内道按察使行沖自
以書生不堪搏擊之任固辭按察乃以寧州刺史崔琬
代焉俄復入為右散騎常侍東都副留守時嗣彭王志
暕庶兄志謙被人誣告謀反考訊自誣繫獄待報連坐
十數人行沖察其寃濫並奏原之四遷大理卿時楊州

長史李傑為侍御史王旭所陷詔下大理結罪行沖以傑歷政清貞不宜枉為讒邪所構又奏請從輕條出之當時雖不見從深為時論所美俄又固辭刑獄之官求為散職七年復轉左散騎常侍九遷國子祭酒月餘拜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累封常山郡公先是祕書監馬懷素集學者續王儉今書七志左散騎常侍褚无量於麗正殿校寫四部書事未就而懷素无量卒詔行沖總代其職於是行沖表請通撰古今書目名為羣書四錄

命學士鄠縣尉毋煚櫟陽尉韋述曹州司法參軍殷踐猷太學助教余欽等分部修檢歲餘書成奏上上嘉之又特令行沖撰御所注孝經疏義列於學官尋以衰老罷知麗正殿校寫書事初有左衛率府長史魏光乘奏請行用魏徵所注類禮上遽令行沖集學者撰義疏將立學官行沖於是引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檢討刊削勒成五十卷十四年八月奏上之尚書左丞相張說駁奏曰今之禮記是前漢戴德戴聖所編錄

歷代傳習已向千年著為經教不可刊削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抄書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孫炎所修更加整比兼為之注先朝雖厚加賞錫其書竟亦不行今行冲等解徵所注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第乖章句隔絶若欲行用竊恐未可上然其奏於是賜行冲等絹二百匹留其書貯於内府竟不得立於學官行冲恚諸儒排已退而著論以自釋名曰釋疑其詞曰客問主人曰小戴之學行之已久康成銓注見

列學官傳聞魏公乃有刋易又承制旨造疏將頒未悉
二經孰爲優劣主人荅曰小戴之禮行於漢末馬融注
之時所未覩盧植分合二十九篇而爲說解代不傳習
鄭絪子幹師於季長屬黨錮獄起師門道喪康成於竄
伏之中理紛挐之典志存探究靡所咨謀而猶緝述忘
疲聞義能徙具於鄭志向有百科章句之徒曾不窺覽
猶遵覆轍頗類刻舟王肅因之重茲開釋或多改駁仍
按本篇又鄭學之徒有孫炎者雖扶玄義乃易前編自

後條例支分箴石間起馬伷增革向踰百篇葉遵刪修
僅全十二魏公病羣言之錯雜紬衆說之精深經文不
同未敢刋正注理睽誤寧不芟襲成畢上聞太宗嘉賞
賚縑千匹錄賜儲藩將期頒宣未有疏義聖皇纂業耽
古崇儒高曽規矩宜所修襲乃制昏愚甄分舊義其有
注遺往說理變新文務加捜窮積稔方畢具錄呈進勑
付羣儒庶能斟詳以課疏密豈悟章句之士堅持昔言
特嫌知新欲仍舊貫沈疑多月擯壓不申優劣短長定

於通識手成口荅安敢銓量容曰當局稱迷傍觀見審
累朝銓定故是周詳何所為疑不為申列荅曰是何言
歟談豈容易昔孔安國注壁中書會巫蠱事經籍道息
族兄臧與之書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詞冒義欲撥亂反
正而未能果然雅達通博不代而生浮學守株比肩皆
是衆非難正自古而然誠恐此道未申而以獨智為譏
也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一矣漢有孔季產者專於古學
有孔扶者隨俗浮沈扶謂產云今朝廷皆為章句内學

而君獨修古義修古義則非章句内學非章句内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代必將貽患禍乎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二矣劉歆以通書屬文待詔官署見左氏傳而大好之後蒙親近欲建斯業哀帝欣納令其討論各遷延推辭不肯置對劉歆移書責讓其言甚切諸博士等皆忿恨之名儒龔勝時為光祿見歆此議乃乞骸骨司空師丹因大發怒奏歆改亂前志非毁先朝所立帝曰此廣道術何為毁耶由是犯忤大臣懼誅求出為河

南太守宗室不典三河又徙五原太守以君實之著名
好學公仲之深博守道猶迫同門朋黨之議卒令子駿
負謗於時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三矣子雍規玄數十百
件守鄭學者時有中郎馬昭上書以為肅繆詔王學之
輩占答以聞又遣博士張融案經論詰融登召集分別
推處理之是非具呈證論王肅酬對疲於歲時則知變
易章句其難四矣卜商疑聖納誚於曾輿木賜近賢貽
嗤於武叔自此之後唯推鄭公王粲稱伊洛已東淮漢

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咸曰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其學得尚書注退而思之以盡其意意皆盡矣所疑之者猶未喻焉凡有兩卷列於其集又王肅既鄭六十八條張融覈之將定臧否融稱玄注泉深廣博兩漢四百餘年未有偉於玄者然二郊之祭殊天之祀此玄之誤也其如皇天祖所自出之帝亦玄慮之失也及服虔釋傳未免差違後代言之思弘聖意非謂揚已之善掩人之名也何者君子用心願聞其過故仲尼曰

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是也而專門之徒恕已
及物或攻先師之誤如聞父母之名將謂亡者之德言
而見壓於重壤也故王邵史論曰魏晉浮華古道夷替
洎王肅杜預更開門戶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為章句唯
草野生以專經自許不能究覽異義擇從其善徒欲父
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聞鄭服非然於鄭服甚憒
憒鄭服之外皆讐也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五也伏以安
國尚書劉歆左傳悉遭擯於曩葉見重於來今故知二

人之鑒高於漢廷遠矣孔李產云物極則變比及百年
外當有明直君子恨不與吾同代者於戲道之行廢必
有其時者歟僕非專經罕習章句高名不著易受經誣
項者修撰殆淹年月賴諸賢輩能左右之免致愆尤仍
叨賞賚内省昬朽其榮已多何遽持一已之區區抗羣
情之噂喈捨勿矜之美成自我之私觸近名之誡興犯
衆之禍一舉四失中材不為是用韜聲甘此沉默也行
沖俄又累表請致仕制許之十七年卒年七十七贈禮

部尚書謚曰獻
吳兢汴州浚儀人也勵志勤學博通經史宋州人魏元
忠亳州人朱敬則深器重之及居相輔薦兢有史才堪
居近侍因令直史館修國史累月拜右拾遺內供奉神
龍中遷右補闕與韋承慶崔融劉子玄撰則天實錄成
轉起居郎俄遷水部郎中丁憂還鄉里開元三年服闋
抗疏言曰臣修史已成數十卷自停職還家匪忘紙札
乞終餘功乃拜諫議大夫依前修史俄兼修文館學士

歷衛尉少卿右庶子居職殆三十年敘事簡要人用稱之末年傷於太簡國史未成十七年出為荆州司馬制許以史藁自隨中書令蕭嵩監修國史奏取兢所撰國史得六十五卷累遷台洪饒蘄四州刺史加銀青光禄大夫遷相州長垣縣子天寶初改官名為鄴郡太守入為恒王傅兢嘗以梁陳齊周隋五代史繁雜乃別撰梁齊周史各十卷陳史五卷隋史二十卷又傷疎略兢雖衰耗猶希史職而行步傴僂李林甫以其年老不用天

寶八年卒於家時年八十餘兢卒後其子進兢所撰唐史八十餘卷事多紕繆不逮於壯年兢家聚書頗多嘗目錄其卷第號吴氏西齋書目

韋述司農卿弘機曾孫也父景駿房州刺史述少聰敏篤志文學家有書二千卷述爲兒童時記覽皆徧人駭異之景龍中景駿爲肥鄉令述從父至任洺州刺史元行沖景駿姑子爲時大儒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書齋忘寢與食行沖異之引與之談貫穿經史事如指掌

探賾奥旨如遇師資又試以綴文操牘便就行沖大悅引之同榻曰此吾外家之寳也舉進士西入關時述甚少儀形眇小考功員外郎宋之問曰韋學士童年有何事業述對曰性好著書述有所撰唐春秋三十卷恨未終篇至如詞策仰待明試之問曰本求異才果得遷固是歲登科開元五年為櫟陽尉祕書監馬懐素受詔編輯圖書乃奏用左散騎常侍元行沖左庶子齊澣祕書少監王珣衛尉少卿吳兢并述等二十六人同於祕閣

詳錄四部書懷素尋卒行沖代掌其事五年而成其總目二百卷述好譜學祕閣中見常侍柳沖先撰姓族系錄二百卷述於分課之外手自抄錄暮則懷歸如是周歲寫錄皆畢百氏源流轉益詳悉乃於柳錄之中別撰成開元譜二十卷其篤志忘倦皆此類也轉右補闕中書令張說專集賢院事引述為直學士遷起居舍人說重詞學之士述與張九齡許景先袁暉趙冬曦孫逖王幹常遊其門趙冬曦兄冬日弟知壁居貞安貞頤貞等

六人述弟廸逌迥迿巡亦六人並詞學登科説曰趙韋昆季今之杞梓也十八年兼知史官事轉屯田員外職方吏部二郎中學士知史官事如故及張九齡為中書令即集賢之同職裴耀卿為侍中即述舅皆相推重語必移晷二十七年轉國子司業停知史事俄而復兼史職充集賢學士天寳初歴左右庶子加銀青光祿大夫九載兼充禮儀使其載遷尚書工部侍郎封方城縣侯述在書府四十年居史職二十年嗜學著書手不釋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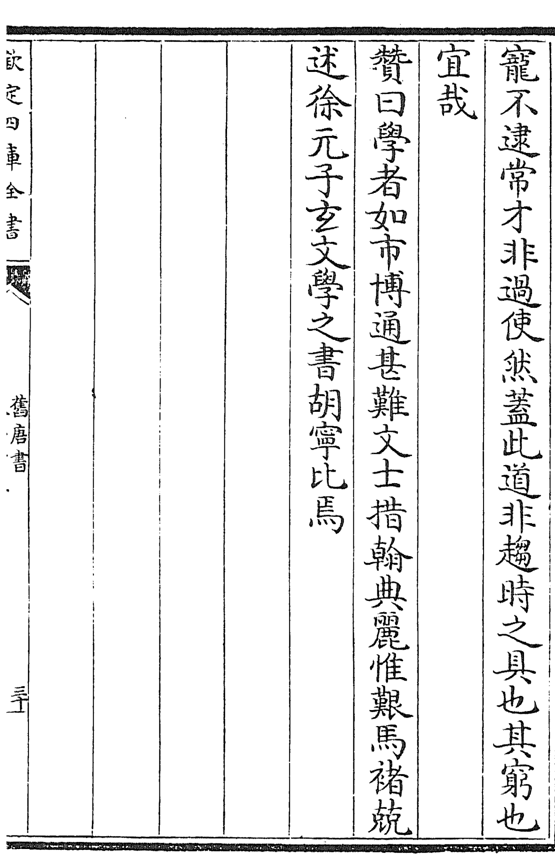
國史自令狐德棻至於吳兢雖累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類例補遺續闕勒成國史一百一十二卷并史例一卷事簡而記詳雅有良史之才蘭陵蕭穎士以為譙周陳壽之流述早以儒術進當代宗仰而純厚長者澹於勢利道之同者無間貴賤皆禮接之家聚書二萬卷皆自校定鉛槧雖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魏晉已來草隸真跡數百卷古碑古器藥方格式錢譜璽譜之類當代名公尺題無不畢備及

祿山之亂兩京陷賊玄宗幸蜀述抱國史藏於南山經籍資産焚剽殆盡述亦陷於賊庭授僞官至德二年收兩京三司議罪流於渝州為刺史薛舒困辱不食而卒其甥蕭直為太尉李光弼判官廣德二年直因入奏言事稱旨乃上䟽理述於蒼黄之際能存國史致聖唐大典得無遺逸以功補過合霑恩宥乃贈右散騎常侍議者云自唐以來氏族之盛無踰於韋氏其孝友詞學承慶嗣立為最明於音律則萬石為最達於禮義則叔夏

為最史才博識以述為最所撰唐職儀三十卷高宗實錄三十卷御史臺記十卷兩京新記五卷凡著書二百餘卷皆行於代逌學業亦亞於述尤精三禮與述對為學士逌同為禮官時人榮之累遷考功員外郎國子司業以風疾卒蕭穎士者聰儁過人富詞學有名於時貫曾席豫張垍及述皆引為談客開元二十三年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孫逖稱之於朝褊躁無威儀與時不偶前後五授官旋即駮落乾元初終於揚府功曹述在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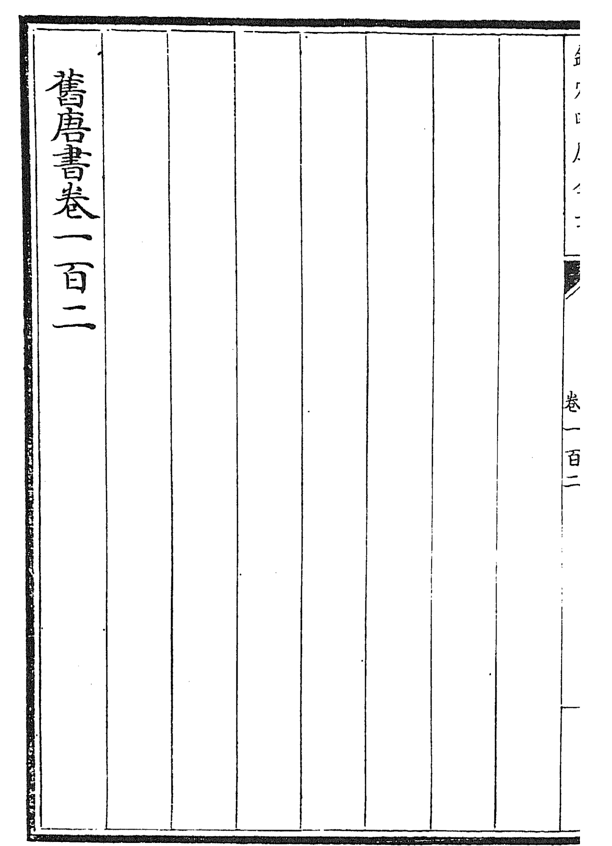
閣時與鄠縣尉毋煚曹州司法殷踐猷並友善二人相次卒踐猷中州刺史仲容從子明班史通於族姓子寅有至性早孤事母以孝聞應宏詞舉為永寧尉

史臣曰前代文學之士氣壹矣然以道義偶乖遭遇斯難馬懷素褚无量好古嗜學博識多聞遇好文之君隆師資之禮儒者之榮可謂際會矣劉徐等五公學際天人才兼文史俾西垣東觀一代粲然蓋諸公之用心也然而子玄鬱結於當年行沖彷徨於極筆官不過俗吏



寵不逮常才非過使然蓋此道非趨時之具也其窮也宜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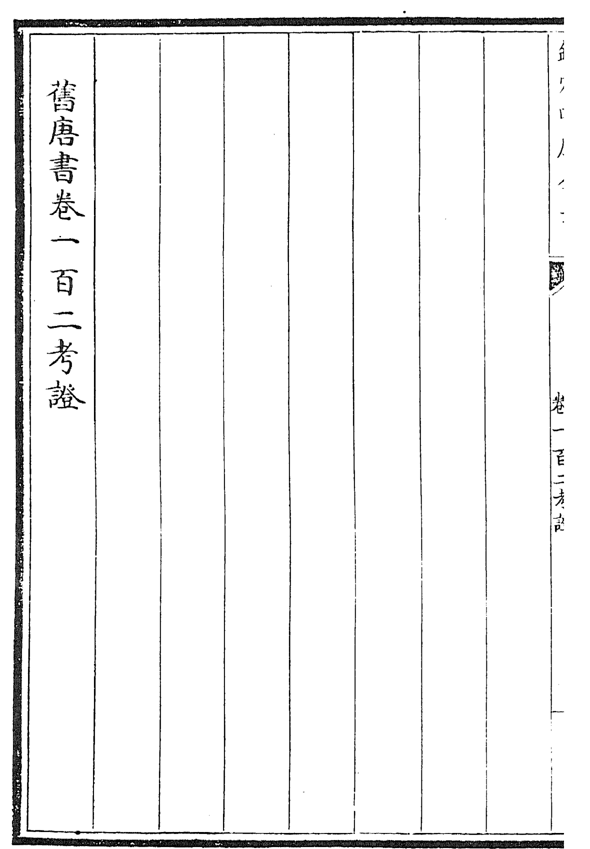
贊曰學者如市博通甚難文士措翰典麗惟艱馬褚兢述徐元子玄文學之書胡寧比焉


舊唐書卷一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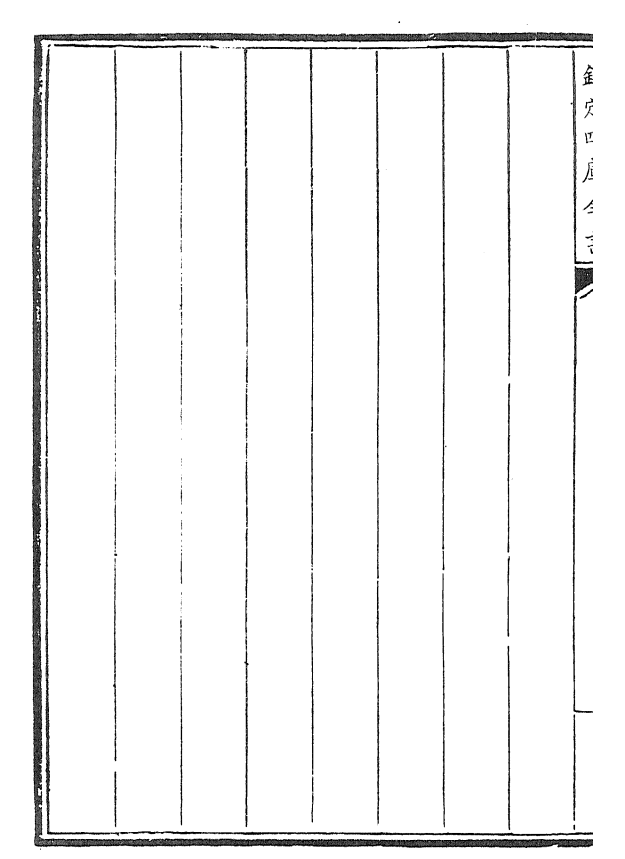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一百二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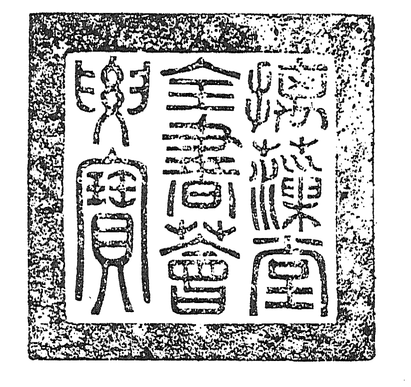
徐堅傳睿宗即位堅自刑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拜左散騎常侍○新書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

韋述傳○臣德潛按傳末附蕭穎士而文苑中另有蕭穎士傳此爲贅設


舊唐書卷一百二考證

謹案卷一百一第六頁後四行武能制敵之列刊
本列訛例據唐會要改
第十四頁後八行日陽和布氣條日字應衍
卷一百二第十七頁前六行七行以擊姚州西洱
河刊本洱訛貳檢新書徐堅傳作瀰今據水經
注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宋鍇